

萊友肥說附錄
武陵山人雜著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萊友肱說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說 肱 友 棗

錄 附

撰 筠 王

莒友肥說

余自四十歲後，或學而有得，或思而有得，輒札記之。戊申夏檢之，祇得近十餘年所記，即使隸都錄爲一本，以便省循，再改正焉。安邱王筠。

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由此觀之，堯崩則舜爲冢宰，舜崩則禹爲冢宰，禹崩則益爲冢宰。孔子所云百官總已以聽者也，當此三年中，官命未改，朱、均與啓皆居諒陰，迨釋服之後，嗣君當立之時，故舜、禹、益避之，設逾年而朱、均、啓已卽位，三年而後避於事既不合，且必有廢立之事，於理尤不合。故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與舜典曰三十在位，似有不合。然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實二年有一月也。以二年合之，二十八年，正得三十年。今之譜紀年者，以堯崩之次年卽爲舜之元年，不知以此二年歸之堯。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以舜崩之次年卽爲禹之元年，不知以此二年歸之舜，亦殊疏闊矣。書曰：王徂桐宮，居憂。孟子曰：伊尹放之於桐，居憂者，爲人後者爲之子，居仲任之憂也。居憂必於諒陰，而居祖之墓次，故曰放其三年歸亳，則喪期適符，並放之形迹皆泯。是伊尹之幸也。設處仁遷義，猶或後期，而攝政之期已畢，殊難措置矣。然則三年之喪，經歷二帝三王，未嘗變革，灼然於尙書得孟子發揮，而其旨益著。至於春秋而三年竟改爲期，亦不能知其所始者何？王何國？滕文公之臣曰：吾

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案春秋隱公元年。不書卽位。傳以爲攝。然公不自言。史安得逆探其意。若已言攝。則讒何由生。竊謂此卽短喪之明徵也。蓋三年之喪。不當卽位。而卽位。其事雖不昉乎此。而隱公爲春秋所託始。故不書卽位。以見其義。至於桓公以下。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則別爲一義。蓋隱公元年之上。無惠公之卒年。書卽位則其義不見。若隱公卒之次年。卽書元年。便已曉然於短喪。不待不書卽位而後見也。聖門諸賢憂之。以爲沿襲既久。將至齊宣。漢文之短喪。人皆視爲固然。曾無一人敢議其後者。非孔子定論。不足以發千古之瞽瞍。於是子張起而以高宗爲問。子曰古之人皆然者。今之人皆不然也。然第以百官總已。明其可以不言之故。曾未大聲疾呼。昌言期之不仁者。則以子張不善爲說辭也。子張不問期。孔子不得逆探其意而言期。且高宗王者也。孔子欲言。則必於其類。今之周王期矣。今之魯君期矣。爲尊者諱之謂何。而謂夫子敢昌言之乎。於是宰我得聞而起。曰三年之喪者。謂是爲天顯民彝。達乎天子者也。曰期已久矣者。據時君皆期爲言。設宰我自出己意。則何不虛擬其詞。若大功若小功。以待夫子之論定。而必曰期。豈曰至親以期斷乎。惟其據時君之意爲言。故曰已久。謂其岌岌於喪次卽位。不迫乎期也。乃又揣測其意。言禮樂之崩壞。以明三年之不可言。時移物換。以明期之可。而時君之所藉口者。發露無餘。然祇是宰我問也。初非論人君也。於是孔子得以昌言矣。直指之曰女。就宰我論宰我。於人君無涉也。直發其良心曰安。可安者仁也。不可安者必不仁也。孔子詳言不可安之故。而三年爲不可變革之事。不得藉口於時異勢易也。彰彰明矣。於是宰我得其意以出。謂此意炳然於天壤矣。乃孔子

猶有後言者。誠恐時君聞之。果以爲女安則爲之也。故正言之曰不仁。乃其言不仁也。不言其爲天顯民彝二帝三王之道。而乃約旨卑思。以三年之愛。與三年之喪。斤斤較量。父子之親。比於報施之說。似出於戲謔者。哀之也。設其仁心。猶或未死。聞此當不可終日也。宰我一生。多受孔子誡飭。而其善爲說辭。爲諸賢所不及。其論短喪。固善於子張。其愛師也。亦善於子路。同此恐涉縹緲之意。樊遲請學稼。亦與浮海同意。自子路言之。則曰未之也已。曰不善不入。自宰我言之。則曰從井救人。巧拙分焉。孔門列言語爲一科。有以哉。

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左氏曰。速也。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案。似不始于此。案。八月乃再期。九月禘祭。十月乃可以吉祭。此所短者。凡五月。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案。所短者。亦五月。業已逾年卽位矣。此等照例禮節。獨不可留爲餽羊。而亦短之乎。況乎僖公之薨也。經書十二月乙巳。杜元凱曰。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又曰。文公元年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名爲踰年。實不及兩月而卽位也。且四月始葬。則是柩前卽位也。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冬。叔孫豹如晉。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註。三年喪畢之吉祭。案。悼公之卒。甫及一年而已。以吉禘爲言。雖是推諉之詞。然足徵晉之禘期更促。不第如魯矣。

左氏襄公十七年傳。晏平仲之執親之喪也。其老謂非大夫之禮。平仲遜詞以荅之。蓋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此禮惟孔孟言之。平仲能行而不敢言。恐翹時人之過也。亦庶幾危行言孫者矣。檜風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鄭君檜譜曰。周夷王厲王之世。檜之變風始作。案自厲王至平王。凡四世。則西都已短喪矣。

孔子言冢宰。孟子曰。舜相堯。禹相舜。皆以今況古之詞。周以前無冢宰。七國以前無相也。作古文說命者不悟。乃曰爰立作相矣。

孔子攝行相事。乃攝相之相。卽夾谷事也。孔子下大夫。相當是季孫之任。故曰攝。蘇秦佩六國相印。則是後世所謂宰相。

莊公八年左傳。鮑叔薦管仲。曰。使相可也。此卽宰相矣。春秋之初。安得有此稱。卽安得有此語。而自此以後。相字屢見。其義多同者何也。經典釋文曰。左邱明作傳。以受會申。申傳衛人吳起。起者魏文侯之相也。當戰國之世。故作此言。

齊宣王欲短喪。而公孫丑謂之已。知是胥溺既久。竝期而去之也。故公孫丑曰。爲期之喪。卽指春秋時人君皆期而言。亦非臆爲之說。

禮有云。爲人後者。指宗子言之也。所以尊其祖考而立。是子爲宗子之後。初非人人皆當有嗣子也。繼別之宗。忽然中斷。是一族無所宗矣。故凡族中皆可爲之嗣。繼高祖之宗。忽然中斷。是同高祖者無所宗矣。故凡同高祖之子皆可爲之嗣。將以奉宗廟之祭祀。守先人之世爵。豈爲一人絕續起見哉。禮之設也。皆

由命士以上而不下庶人生而爲公卿大夫有功德於世則當尊尊之則當立承祧之人故曰尊祖故敬宗而收族者宗子之責也後世不察謂人必當有子無子則當繼然貧乏者則不能繼也是爲人後者但利其財產而於祖宗無關也然春秋時已有之禮曰與爲人後者

後書張儉傳註明廷猶明府案明者推奉之詞猶三國志之明公明大夫也

天子諸侯三朝而冉子退朝則季氏朝也至漢猶有郡朝之稱凡宮廟皆有堂貴賤無異後世則天子稱宮殿無復堂稱

廉頗藺相如列傳曰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則民之得專其田也不自秦始皇文獻通考田賦門序云始於秦似疏

筠間印林騶虞詩葭緞皆當與虞同韻葭字以瑕遐均借爲胡絜之知葭亦當讀如胡或據家從緞省聲讀葭爲姑似非也惟從巴之字未得其音印林檢得方言五云把宋魏之間謂之渠拏或謂之渠疏印林曰渠疏渠拏皆把之長言也急就篇把字與虞部字通

漢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葇以蠶室文選作餌之蠶室此葇從耳聲之明證

釋邱再成銳上爲融邱郭注纖頂者釋文纖作纖纖乃古尖字知今本寫誤然古詩兩頭纖纖卽是兩頭尖尖也釋山銳而高嶠注云言纖峻

周禮天官酒人奄十人疏云奄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漿人奄五人籩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醢人

鹽人皆奄二人。冢人奄一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司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地官春人。饋人皆奄二人。藁人奄八人。春官守祧奄八人。凡五十四人。其稱上士者四人而已。明之奄至於萬人。欲不爲害豈可得乎。

昏義八十一御妻。天官敘官九嬪注引同。而疏云。八十一女御。又內司服女御二人。疏云。與八十一女御同名。然則昏義本作女御。鄭注亦當是女御。昏義既譌之。後讀周禮注者。卽據以改鄭注也。御妻之名不正。甘石星經說御女星曰。主天子八十一御女妃也。亦明證也。星經說御女曰妃。可知其書不古。古妃字音配。後人卽借配字爲之。而讀妃如非。以爲下於皇后者之稱。不知小序稱太姒爲后妃者。后之配也。后卽是君。指文王而言。非後世皇后之后。

左桓六年傳。吾牲牷肥腍。案盛豐備。杜注。腍亦肥也。案非也。肥豐對言。言其盛也。是據一端言。腍備對言。言其全也。是據各種言。六牲皆全爲腍。五穀皆全爲備。知然者。下文博碩肥腍句。領起。而民力普存。解博字。碩大蕃滋。解碩字。不疾癘蠹。解肥字。備腍咸有解。腍字本經業已解說明白矣。曲禮豚曰腍肥注。腍亦肥也。蓋經指言豚故歸

君如是解之

聯玉圃問疏字。以書答之曰。昨承問奏疏字。蒙以疏通事理爲答。臥後思之。非也。此蓋正之分別字也。說文正有四義。其一曰記也。疏字收去部。云通也。從正義兼聲。玉篇疏。又所去切。檢書也。廣韻九御疏。記也。奏疏所以取記義者。古人施之上曰奏記。此所施之下曰下記。出越絕書。疏記異名而同實也。卽如十三經注

疏其音義亦同。古之作注者曰傳曰章句曰述曰箋曰略解曰解詁曰解誼曰集解曰集注而今概目爲注起居注官本宮中女史職其名亦猶之經注也。唐宋之作疏者賈楊曰釋孔孫邢曰正義而今概謂之疏也。知經疏奏疏同義者鄭注詩謂之箋箋者表識書也。三國時書記亦曰牋牋乃箋之俗字也可以比例。

戴記月令腐草爲螢。呂覽季夏紀腐草化爲蜉。高注蜉馬蚊也。蜉讀如蹊徑之蹊。一曰螢火也。說文引明堂月令腐草爲蠋。案螢與形刑同韻。蜉讀蹊與筭雅同韻。蠋與汧蜉同韻。是則一物三名而音各爲類。景君銘碑陰故門下書佐淳于逢訢字□成。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卓。故書佐淳于孫暁字盛光。故脩行淳于趙尙字尙卿。故午淳于董純字元祖。孔宙碑陰門生北海安邱齊納字榮謀。凡此皆吾安邱人也。尙當博考之。雖未必皆賢然幸傳至今固當存其名于縣志。

努字不見說文。漢詩每有之道古者每以努字代之。後漢書光武紀中努力努力皆有竊意當作農。左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奴雙聲語轉也。又疑當作怒。莊子怒而飛高誘讀怒如驅努之努。卽此音。

子產對實沈臺駘而曰二者不及君身。晉侯謂之博物。特美其所舉典故。不及其精識者。非不知輕重也。此蠱惑之深也。惑既深則畏人言之。故若爲弗聞也者。而但贊其博物而已。試觀醫和直言之。晉侯無可躲閃。則曰女不可近乎。惑哉。豈他人一言便阻爾之近女乎。是以晉侯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兩文正對。初不聞晉侯重賄醫和者。深恨其直言也。要而言之惑而已矣。左氏能於

無字句處傳神類如此矣。

近人有言。古人不能推日月食。今之疇人。則以此驗其術之疏密。案易林比之萃曰。團團白日。爲月所食。公羊傳。隱三年何氏注曰。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案月之食日。固不可見。而何自言之。是必由推算矣。安得厚誣古人。但月爲地食。吾尙未得之載籍耳。

鐘鼎文多有蔑曆字。積古齋叢書。歷。邑尊。歷。邑。蓋作歷。器作歷。歷。敝。白。歷。歷。平安館畢仲敦曾。王。歷。歷。曆字從甘。明白。厯則非字。吾以爲此說文之曆字也。博古圖周淮父白作曆。秣字變體也。其釋文則以爲從日之字。非也。然音讀如歷。則似是不當如說文讀若含。又蔑曆。諸器多連文。惟畢仲敦間以。歷。蓋卽段字。而讀如遐。遐遠之義。猶對揚字銘詞屢見。而號叔大林鐘曰。旅對天子魯休揚。旅者號叔之名。而對揚字則分之一句首尾也。

日知錄據爾雅歲陽歲名。謂古不以甲子紀歲。爾雅正義歲名下說曰。賈誼鵬賦云。單過之歲。郊祀樂歌云。天馬來。執徐時。說文敘云。困頓之年。是漢人猶宗雅訓也。然漢人卽有以日辰之名紀歲者。韓勅碑。青龍在潛難。後碑云。青龍建酉。西嶽華山亭碑云。歲在戊午。元氏封龍山碑。延熹七年甲辰立。文曰。歲口執。斂。筠案尙書紀年。如云。惟十有三祀。既克商二年。春秋則云。元年二年。不但以甲子。並不以攝提格之類也。且此及月陽月名。文理皆詰詘。未必非叔孫通附益。何其與靈威仰之類甚相似邪。集古齋甲午簋。庚申。今。工。丙。鑒。又見一篇文云。惟丙申三月壬寅。此以甲子記歲之明證。若曰。二器是漢製。則寅字作

疊恐非漢人所能作。

莊子則陽於是橋起。又云橋運之相使。猶謂橋爲桔槔。與經同。不似後世謂梁爲橋。

荀子成相篇。阪爲先聖。注。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案此足徵反卽阪之古字。

詩。吉士誘之。求我庶士。是未娶者。士曰昧旦。士貳其行。是已娶者。

荀子非相篇。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注。士者未娶妻之稱。

左傳。楚之苗黃皇。說苑善說篇。作疊蚤黃。案疊常讀如門。門苗雙聲。與詩鳧鷖在疊同音。亦足徵疊疊之

同字。左傳釋文。賁扶云反。與鰲同音。皇黃同音。國語作苗焚皇。

說苑奉使篇。引傳曰。詩無通故。憶某書曰。詩無達詁。是知詁字後作。古但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有類此

者記之俟考。

權謀篇。載涉他。成何接衛靈公之手。事同左氏傳。而爲衛謀者曰王孫商。然則王孫賈乃商賈之賈。名賈

字商也。商賈是本音。其音假者。後世轉音也。王氏春秋名字解詁。遺此事。

至公篇之勳育。孟子作薰鬻。史記五帝本紀作葷粥。

指武篇云。指蓋與者定。爾功之者同。由何憤憤而爭。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劉中壘當前漢之末。其用僊字也。猶於毛詩

近。許君說文。乃以神僊說之。無乃順漢武之非乎。漢袁良碑。僊修城之。鄴則僊卽遷字。

辨物篇。星葦太角。太角以亡。葦蓋同字。太角。羣書作大角。大角者。天王帝廷也。

修文篇記親迎之詞曰。不珍之琮。不珍之屨。案士昏禮記曰。辭無不腆。此云不珍何也。

淮南天文訓。冬至至黃鍾。小寒應鍾。大寒無射。立春南呂。雨水夷則。驚蟄林鍾。春分蕤賓。清明仲呂。穀雨姑洗。立夏夾鍾。小滿太簇。芒種大呂。夏至黃鍾。小暑大呂。大暑太簇。立秋夾鍾。處暑姑洗。白露仲呂。秋分蕤賓。寒露林鍾。霜降夷則。立冬南呂。小雪無射。大雪應鍾。下文十二月之律。仍如月令。

又者淮南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以飽釋酉。亦足徵卯酉音相近也。其上文云。斗指寅則萬物蟄。卯則茂茂然。辰則振之也。巳則生已定也。以己釋巳。亦可證段氏說。午者忤也。未者昧也。申者呻也。其下文云。戌者滅也。亥者閔也。子者茲也。丑者紐也。無不用音近之字爲訓釋。如飽音不近酉。何以用之。段氏每疑從卯之字。非也。二十

支始于寅。卒于丑。與爾雅同。

又曰。律之數十二。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

又曰。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桓公八年公羊傳注曰。下應十二子。何劭公亦後漢人案。此亦本甲歷起於甲寅之說。不自甲子起也。廣雅釋天。甲乙爲幹。寅卯爲支。仍用古說。下文又言。

子周丑狄。寅楚卯鄭。則用後漢之說。

大戴禮五帝德篇。流其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

羽山以變東夷。史記五帝本紀與此同文其異者幽州作幽陵殺作遷也遷殺雖同義然作殺爲正孟子管叔而蔡蔡叔釋文上蔡素葛反說文作譏是孟子之殺仍是素葛反也案此較左傳投諸四夷以禦魍魎更見聖人作用共工驩兜鯀在中國爲凶人在四裔則猶可化獠狃之民因所長而用之也蓋聖人於六合之民一視同仁而稷契皋陶諸聖方有中國之事不克分身此三人者有才智而不醕卽用之四裔矣卽三苗當既格之後似不當復竄然在中國爲逆命之頑在西夷則是曾經近光之人也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不桀此卽以變西戎之實據是大舜殲之之後大禹又加訓迪也殺爲殲之省借於此尤足徵若已殺之則何云以變西戎乎博物志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爲三苗國夫民不可盡殺果殺之又何由叛

白虎通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案高宗彤日之彤詩絲衣釋文作融案祭之明日又祭謂之融是繼續之義也漢碑稟命不融猶云不幸短命所用者昭明有融也其義與尙書同又引月令其祀井是也行篆作𡿨井字斷爛似之因訛耳

諫諍篇謂相鼠爲妻諫夫之詩妙哉彼婦之口無不毒螫者我每疑此詩失溫柔敦厚之旨得此解釋然伯父之稱世父也或曰世者繼世之謂如人有三四伯父第可稱其最長者一人爲世父餘但曰伯父而已但爾雅是通乎上下之詞士無繼世之法將但稱伯父不得稱世父乎白虎通嫁娶篇曰伯父世母案母無關世系而謂之世者太子世子天子與諸侯之嫡長子得通稱焉恐世之爲言大也世父者祇言其長於己之父世母又因世父而納此稱似于繼世無關

白虎通引禮曰。殷暑夏收而祭。而又申之曰。謂之翬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翬張而後得牙。故謂之翬。然則所引禮本作殷翬。卽詩亦本作常服黼翬。又疑毛作吁。吁者大也。未必漢時諸家詩一律。是以說文不收暑也。蓋直云謂之翬者。與下文謂之收者一律。知非同音相訓之例。且如本作暑。則上文說冕。以冕仰爲俯仰。此不可以暑張爲翬張乎。

獨斷載漢制曰。天子十二旒。衣爭上纁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越絕書曰。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琅邪。二百二十四歲。吳越春秋同。案此。則今諸城琅邪臺下所出之

千秋萬歲瓦。必越物也。吳越春秋句踐從琅邪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

又云。年加申酉。吳越春秋曰。今日甲子。時加于己。又云。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昃。時加禺中。說文。舖日加申時食也。皆一類語。

杜詩相留可判年。判當是拚棄之拚。同音借用也。俗作拚棄。則誤用。拚與糞除之糞同。吳越春秋。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杜詩蓋卽用之。

詩裳裳者華末章。右有與似爲韻。右有皆從又聲。小宛。賓筵。又與富時爲韻。後漢書八及中之檀敷。字文有。

時人爲之語曰。海內通士。檀文有。然則是時讀有字。尙不入尤侯韻。

論語曰。是也。日是知津矣。漢石經無也。曰二字。高士傳亦載此文曰。是也。是知津矣。雖有也字。亦無下曰字。又曰。而誰與易之。論語與作以案。以與古通。作與爲正。章末云。某不與易也。正與此易相應。

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爲魯守石門。筠憶近人有說曰。子路曰。自孔氏以魯之孔氏止。孔子一家。故云然也。不記其亦引高士傳否。傳又曰。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以此語爲譏。似尙未然。多一爲字。甚明哲。

孔叢子論書篇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下文又言大禹謨。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烈焉。案。言帝典雖與大學合。然下文統言堯舜。知是時已分堯典下半篇爲舜典矣。又言大禹。益稷。知是時已有僞作之大禹謨。並分皋陶謨下半篇爲益稷矣。朱子謂孔叢不似西漢文字。此亦足徵。

記問篇曰。聞鳴犢與寶犢之見殺也。以爲兩人。非也。史記索隱。寶犢。字鳴犢。說苑權謀篇。晉有澤鳴犢。寶。古人並舉他人之名字。皆字在名上。此卽是也。三國志劉廙傳。注引新序云。趙有犢犢。晉有鐸鳴。案。鐸鳴卽澤鳴。而鐸澤卽寶之轉音。特以爲兩人。似誤。

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案。說文。悟。覺也。悟字當爲寤之分別字。說文憬下云。覺寤也。亦可徵也。蓋寤則不見。寤而后見其見也。確有所據。若悟字從心。似冥心會悟之謂。不涉於二氏乎。公羊傳何注多有覺寤字。

爾耳同音。亦可通用。論語。女得人焉耳乎。孔叢子。事變有極。正自當耳。皆爾字也。俗本論語直作爾。賈子新書大都篇曰。楚靈王問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其下文三見此語。皆有葉字。故左傳載此事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今本脫葉字。而杜註謂不羹有二誤也。